

(日) 田中芳树 著

(日) 道原克巳 插图
郭淑娟 译 王维幸 审校



VOL.9 回天篇

银河英雄传说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313.4/97

:9

2007

①
②
田中芳树
著
道原亮巳 插图 郭敏端 译 王健 校

银河英雄传说

VOL.9 回天篇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河英雄传说.回天篇/(日)田中芳树著;郭淑娟
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5

ISBN 978-7-5302-0894-6

I.银… II.①田…②郭… III.科学幻想小说—
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051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6-3030

【银河英雄伝説[回天篇・上][回天篇・下]】

Text Copyright©1987,2001 by Yoshiki TANAKA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2001 by Katsumi MICHIHAR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LTD.,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publishe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LTD.

through DAIKOUSHA Inc.,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日本德间书店正式授权出版

银河英雄传说

VOL.9 回天篇

YINHE YINGXIONG CHUANSHUO

(日)田中芳树 著 (日)道原克巳 插图 郭淑娟 译 王维幸 审校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址:www.bph.com.c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16开本 16.75印张 245千字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2-0894-6/I 861

定价:24.80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58572393







田中芳树

1952年生，日本著名作家。毕业于学习院大学文学部，获文学博士学位，从小博览中国古典名著，深受中国文化浸染。其作品涉及科幻、历史、冒险、悬疑等多个领域，主要代表作有《银河英雄传说》《创龙传》《亚斯兰战记》等。

《银河英雄传说》是一部以浩瀚银河为舞台的壮丽英雄史诗，全书共十卷，200余万字，跨越近1500年银河历史，前后有200多位巨星一样的人物闪耀登场，甫一出版即引起强烈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并于1988年一举摘得日本科幻小说大奖——星云奖。出版20余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为其痴迷和陶醉，被誉为20世纪“架空历史小说”最完美的杰作、太空版的《三国演义》，仅在日本已经销售达1512万册，平均每8个日本人就拥有一册，堪称世界出版史上的奇迹。

道原克巳

日本著名漫画家。1990年获得第21届星云奖艺术部门奖。代表作有《阿尔·卡拉尔的遗产》《空白的悲鸣》《银河英雄传说》《JOKER》等。



目 录

第一章 在边境上	001
第二章 夏末的蔷薇	025
第三章 鸣动	053
第四章 萌芽	081
第五章 乌鲁瓦西事件	107
第六章 叛逆是英雄的特权	139
第七章 因剑而生	167
第八章 因剑而亡	203
第九章 无休止的安魂曲	233
田中芳树访谈(之九)	257

第一章 在边境上



I

森林公园的一角有条长板凳，尤里安·敏兹知道那一向是杨威利喜欢的地方。自从师父骤逝后，他不知不觉地每天都要到这条长凳上坐一坐，在那里消磨一些时光。尤里安和杨一样，从来没有想过和死者通灵之类的事情，不过为了让自己的精神得到某种支持，无论如何，这也算是一种必要的仪式。

尤里安虽然没有对任何人提过，不过他每天都要到长板凳上坐一坐的习惯，没多久就成了众所皆知的事情。那一天，一名有着黑色鬃发的少年，在犹豫了很长时间之后，终于走到尤里安的面前，对他说：

“请问您就是尤里安·敏兹中尉吧？”

亚麻色头发的年轻人默默地点点头。少年那黑色的眼眸立即闪亮起来，他的脸上出现一片红晕，呼吸急促起来。所有的憧憬在他的全身展露无遗。

“我，以前就知道您，啊，不，我以前就听说过有关中尉您的事情。能够与您见面，真是非常荣幸。虽然您仅比我年长一点，却很了不起，我非常尊敬您。”

“你几岁呢？”

“十三岁。”

沙漏计时器的沙正在向上逆流，时光在尤里安的眼前倒转。随着回忆的底片的运转，往日的情景一幕又一幕地呈现出来。尤里安的身高在一点一点地缩小，一双黑色的眼眸从上方望着他。那双眼眸不是这名少年的，而是一双沉静、柔和、温暖、充满知性的眼眸。

“您知道吗，杨上校，您一定不知道吧？”

“什么事，尤里安？”

“我，真的非常尊敬上校。没错，您看，您果然不知道吧？”

啊，站在这里的不就是几年前的自己吗？尤里安的心里这么想着。当年

的自己，一定也是用这样的眼眸注视着杨威利——那位已经成为故人、堪称宇宙第一的魔术师。自己是多么向往、多么敬爱他，总希望能够像他一样，至少，也要成为他影子的一部分，追随在他的身旁。然而，这样的自己，现在却成了另外一名少年所憧憬的对象。

“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伟大，只不过是幸运地能跟随在杨提督身边，让自己一直置身于一个胜利者的旁边罢了。也就是说，我只是运气好而已。”

“不过，您才十八岁，就已经成了伊谢尔伦军的司令官，不是吗？这可不是一个光凭运气好就可以胜任的工作。我非常尊敬中尉，不，司令官您，真的！”

“谢谢你，我会努力的。”

尤里安伸出了手，他从经验里知道，这就是少年所希望的。而这名少年则因为他所崇拜的英雄能和他握手，感动得整个脸都涨红了。少年离去之后，尤里安重新坐回长板凳上，闭上了眼睛。

这么做，就可以将先人的遗志继承下去吧！自己已经继承了杨威利的遗志。就算无法继承杨全部的志向，不，哪怕只有一点点，也算分担了他的志向。由年长的人传承给年少的人，由先人传承给后继者，志向的火炬会一直这样传递下去吗？珍惜这个火炬的人，绝对不会让它熄灭，而且有责任将火炬交到下一个接棒者的手中。

这是在宇宙历八〇〇年八月，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成立三天后的事情。

当时尤里安·敏兹十八岁。不管是从他的实际年龄、经验，或是他被赋予的责任来说，他都无法再做一个少年了。

“一个由孤儿和寡妇组成的联合政权。”——一部分历史学家如此嘲笑伊谢尔伦共和政府。但至少从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成立之初来看，这样的嘲笑确实有理由。

一生未逢失败的杨威利死后，他的妻子菲列特利加成了共和政府的主席，而受他监护达六年之久的法定被监护者尤里安则成了军队司令官。这是经众人商议所决定下来的，与其说这么做是最好的，不如说这是唯一选择，

因此，他们无可避免地要受到一些来自非当事者的批评与责难。

当事者都知道他们的这个决定，确实有受人非议之处。但是一个团体如果没有核心，就只有瓦解一途了，而唯一能够作为这个团体核心的，就只有杨威利所遗留下来的形象。不管是亚列克斯·卡介伦的行政处理能力，还是华尔特·冯·先寇布的勇猛，甚或是达斯提·亚典波罗的组织能力与行动能力、奥利比·波布兰的空战能力、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的随机应变等等，尽管这一切都是巩固核心的要素，其本身却无法成为真正的核心。令人赞赏的是，他们自己也深深地明白这一点。

“以杨威利为首的这一众人，真正的奇迹不在于他们总是能够以少胜多，而在于杨死后，他们内部并没有产生任何权力斗争，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后世的历史学家中，有人抱持着这样的看法。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杨死后，尽管有一批人脱离了伊谢尔伦，但是没有任何人企图赶走菲列特利加或尤里安并取而代之。由于这种事情绝无仅有，无法参照既往的事实来解释，于是又有人从同一个事实中找到了嘲讽而不是赞赏的话柄。

“有谁会喜欢在那样一个不毛的边境上称王呢？结果只是杨威利的幕僚们把荆棘的王冠硬戴到寡妇和孤儿的头上而已。他们只不过是放逐到边境上的一群流亡者罢了……”

面对这些充满恶意的攻讦，尤里安也无从反驳，确实是这样的，自己这些人确实都在边境上。这里既不是银河帝国，也不是自由行星同盟的边境，而是人类社会的边境。这里是全宇宙中不把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当作效忠对象的人的唯一集中地，是一群不跟随压倒性的多数人的异端者所集中的圣地。像这样的地方，只能够存在于边境上，因此对尤里安来说，边境这个名词是足以自豪的一个词汇——所谓的边境，是距离揭开时代序幕的地平线最近的地方。

离开森林公园之后，尤里安朝办公室走去，刚下电梯便遇见了熟人——一位有着“淡红茶色”的头发、身穿战斗机驾驶员制服的少女。

“啊，克罗歇尔下士。”

“你好，敏兹中尉。”

相遇的这两个人，仍然很拘谨地互相打招呼。仍然？或许两人会永远这样吧。卡琳，也就是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下士对尤里安的态度，甚至算不上是安定的同盟关系或是协商关系，或许用如履薄冰的“中立”来形容会恰当得多。

不过，在这极少数的同志之间，能够不互相争吵、仇视，也应该算是一件好事了。无论如何，尤里安留在了伊谢尔伦上，卡琳也留在了这儿。在他们各自的心中，都认为有些东西是珍贵的，都想去实现某种理想，于是心灵的一部分就实现了交汇。以目前来说，这样也就足够了。

两人闲聊了几句之后，卡琳把话题转到了故人的身上。

“杨提督这个人，说实在的，一点都看不出有什么伟大的地方。不过，他却支撑了半个宇宙——包括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有在思想上。”

尤里安静静地没说一句话，对他来说，甚至连表示肯定的动作都是不需要的。

“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呢！自己竟然和他相处过，虽然相处的时间很短，不过却有一种‘自己就是历史见证人’的感觉，真是不可思议！”

“你曾经和杨提督说过话吗？”

“只有几次而已，都是些无聊的话，不过很不可思议，和他说完之后就忘了的那些话，现在竟然可以很清楚地回想起来。”

卡琳把一根手指轻轻地按在唇上。

“说真的，杨提督活着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想到他是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可是，自从他逝世之后，我才有些明白。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感受到提督的气息，而将来时间过得愈久，他的气息会变得愈强，终有一天会将历史吹得改变方向……”

说完，卡琳轻轻地举起她的一只手，从尤里安的身旁离开了。从表情上看，她似乎后悔自己说得有些多了，不过步伐中却充满了活力与韵律，让人

看着就觉得舒服。目送她离开之后，尤里安不觉调整了一下头上黑色贝雷帽的角度，然后朝着自己要去的方向走去。

三个世纪前，当亚雷·海尼森在一万光年的长征途中逝世的时候，留下来的人们固然叹息、悲伤，但是他们继续向那一片未知的土地迈进，并没有就此中止他们的旅程。同样，现在留在伊谢尔伦的人们也要暂时将泪腺的阀门关闭起来，继续向现在和未来前进。

尽管亚雷·海尼森逝去了，杨威利也一去不回，但历史不会停息，人还是要继续活下去，权力继续更换其支配者，理想也要一直传承下去。只要人类没有灭亡，前人的行为就会变成记录留下来，不断地流传给后人。

曾几何时，杨曾经对尤里安说：

“所谓历史，就是全体人类共有的记忆，尤里安。虽然回想起来的事情中，或许会有些令人觉得不愉快，但是这些事情却不是人们可以漠视或遗忘的。”

尤里安叹了一口气。回想杨临终时的事情让人太痛苦了，但是如果要把这些事情遗忘，却令尤里安更难以忍受。

II

后世的人们，当被问到“杨威利在自由行星同盟军中最后的职位是什么”时，几乎都会以一种理所当然的口气回答，是“同盟军最高司令官”，或者是“同盟军总司令官”等。也有人更详细地回答，是“兼任统合作战本部长和宇宙舰队总司令官，称号是最高司令官”。这些答案其实都是错误的。杨的职位，从宇宙历七九六年年年底到七九九年退役时为止，一直都是“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兼要塞驻留舰队司令官”。

宇宙历七九九年四月，当巴米利恩会战开始的时候，杨所指挥的兵力，事实上可说是同盟军全部的兵力。至少，具有恒星间航行能力的舰艇以及其上的乘员，几乎全都集结在杨的麾下，纳入他的指挥。而这一切全都是在宇

宙舰队总司令官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的认可下完成的。

所以，不管就法理而言，还是就军部指挥系统而言，没有任何人能够批评杨所进行的是不当的行为。不过要满足这世界上所有的人，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有人批评“杨是一个胆小的人物，只要没有法令根据，他什么事情都不敢做”。

不过，对杨来说，这种个人层次上的责难或中伤，他根本无法一一理会。因为姑且不论杨自我反省时的倾向如何，他总是认为行动和创造要比批判来得优先。

既然杨有这种想法，所以尤里安首先也得这么做。过去杨在有所行动的时候，总会同时问自己“这样做是不是正确？没有其他做法了吗？”而现在尤里安同样也会对自己提出问题，只不过他的问题，和他师父的稍微有些不同。

“如果是杨提督的话会怎么做？杨提督如果活着，会不会赞同我的想法呢……”

一个在恒星灭亡以后，仍然继续存活的行星群。

杨威利逝后的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正是这样的情况。许多人在绝望之余，感到庆典已经曲终人散，于是纷纷离开伊谢尔伦，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

“好歹有六十多万人留了下来。好奇的种子是源源不断的。”

亚典波罗一面让咖啡漫升上来的热气湿润着他的下巴，一面深有感慨地如此说道。为了确立尤里安的领导地位，他一直四处奔走，就在这一天，他还因为有个民间的权威人士说“如果杨提督还活着，倒还可以留下来，但……”就“郑重”地将这个人撵了出去。

“那种没有觉悟的家伙，没必要请他留在这里。如果是立体 TV 那种无聊的电视剧，或许还可以因为观众哭喊不止，让死去的主角重新活过来。可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不能那样随心所欲，失去了的生命，绝对不可能再回来。正因为如此，生命才会成为一种无可替代的存在，而我们就生活在这样

一个世界上!”

“著名演说! 这真是一场著名演说哪!”

和他同座的奥利比·波布兰拍着手大声地说:

“亚典波罗中将如果投对胎, 真可以成为那个优布·特留尼西特的后继者哪。可惜呀可惜, 可惜你穿的是军服!”

“谢谢你, 有朝一日我如果当上了元首, 一定颁给你一个特留尼西特纪念奖。”

尤里安在一旁笑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景象, 他觉得安心多了。

尤里安想起了杨威利刚刚去世的时候, 他第一次见到奥利比·波布兰的情景。

那时, 波布兰正和一打以上的酒瓶一起缩在屋子里。尤里安和亚典波罗一走进屋子, 酒精和臭气便好像浓雾一般向他逼过来。

原本构成奥利比·波布兰人格的三种要素——大胆、爽朗和潇洒, 全都蒸发殆尽, 支撑精神的骨骼也似乎完全裸露了出来。一个自认且众人也认同的爱美男子, 此时竟然没洗脸、没刮胡子, 更别提把女人邀请到自己的床上。此时的他就像是一只蜘蛛, 在他的屋子里挂满了用酒精、绝望、愤怒所织成的蜘蛛网, 自己就蜷伏在这张网的中心。即使见到两个人闯入自己的房间, 这只披着人类躯壳的愤怒的蜘蛛, 甚至也没有要从桌子旁站起来的意思。

“哼, 酒精的毒好像终于蔓延到脑部了, 我不想看到的幻觉竟然也出现在眼前了。瞧那副蔫样, 看了就讨厌……”

“波布兰中校, 请不要再喝酒了, 会伤身子啊!”

“……”

“中校, 我有事要拜托你。”

“闭嘴! 你这毛头小子。”

波布兰的声音虽然大而尖锐, 却充满了干涩。

“我凭什么要听杨威利以外的家伙的命令? 我有权选择对我发号施令的



人！这不就是所谓的民主主义吗？”

他伸手想去抓大玻璃杯，可是手却抖动起来，于是玻璃器皿和威士忌便在桌面上猛力地亲吻起来。波布兰那充满酒精的绿色眼眸瞪着眼前的情景，又要打开最后一瓶。这时尤里安用两只手按住了波布兰的手，他想说些什么，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就这样僵持了大约三秒半钟之后，亚典波罗这才第一次开口说话。

“波布兰中校，我先向你正式通告一下吧。杨威利元帅逝世后，由尤里安接任为我们的指挥官。”

一听到这句话，击坠王的眼中射出一道绿光，射穿了尤里安和亚典波罗。

“所以，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波布兰中校，今后不得再对尤里安的指挥权抱有任何异议，或是作出任何损伤司令部威信的言行举止。就算尤里安允许，我也绝对不允许。”

“……”

“不服吗？如果不服就从伊谢尔伦滚出去，凡是不能帮尤里安的家伙，没必要请他留在这里。”

“不……没有不服。”

经过瞬间的沉默之后，波布兰回答了这句话。接着他两手扶着桌边，摇摇晃晃地用力支起腿，终于成功地站了起来。

“对不起哪，尤里安。比起我们，你心里更不好受吧。”

此时的奥利比·波布兰或许想这么说，但他并不是一个会将这种话说出口的人。他默默地消失在浴室里，大约二十分钟后，才重新出现在尤里安他们面前。尽管脸色仍然不好，但是他的仪容已经完全整理妥当了。一看到尤里安，他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

“你好，司令官，从现在开始，我会彻底洗心革面，今后也请你不要嫌弃……”

从那次以后，波布兰再也没有在他人面前失去理性，也未曾怠忽他身为